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荅主觀察書

張詠

上宰相書

田錫

荅喬適書

穆脩

荅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上相府書

范仲淹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
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
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
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
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親之謂書
檄一時之儀近國使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
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
詞而勞徃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
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

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
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
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
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
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
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
昨命使臣入貢太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
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
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黠閱大衆仍以上秋
爲期使人陸昭符奏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

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
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
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
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
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
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
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
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

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
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古今之常
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
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
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
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
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
負也然違天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
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
黨士無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

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劔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

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捍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難荆湘以南庸蜀之

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
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
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
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
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
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
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
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
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
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

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
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
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
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揚氏之建
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
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
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
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
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
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

急之爭知存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蹠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乂又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耻而不爲哉况大朝

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

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於天下可矣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柰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達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陸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敦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以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百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

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
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
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
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
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
惆悵而遂絕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
必有所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
不革爲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

用于行之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其
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
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
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
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
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
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
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踈漸之理
明矣若今葬之于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
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

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者于開輩又
加遠矣其爲開輩之後者即取其近爲親也縱同塋
以葬之亦以踈而略矣况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
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爲開輩之後
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新塋以每歲芟除之時
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
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爲比也
爲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
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
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可

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
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
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不歸于舊域
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將曰以陰陽家爲利
而從之即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
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爲利乎棄其祖爲不孝求其
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
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爲利矣不若
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
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

復以桃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桃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四時之祀也非若其塋域者也有謂塋域之若桃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其塋域覩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爲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爲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爲吉而彼能爲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爲不常之物矣豈能厚

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覃書

昨日公府試罷群口騰議以某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

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
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
來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
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
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惶恐抑
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
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
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叅
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竒業盡取
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

易之典國家四海乂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
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
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
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逮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
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
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於膏懷因欲盡陳
其愚伏望愍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
到古人十五年通寒餓絕徃還除此歲一寧親則
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殆於覃也性
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

知軍之善行播其之惡也若立軍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荅主觀察書

張

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洎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棊排象旋子斯實眇未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筭帖攘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

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無回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履渴飲已冰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盤槊擊劔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洗入膜內栖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寔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

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去今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關二旬未能入見主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投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訥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冷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

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茅羸疴使之丁壯起茅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

海謚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暉晔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宸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修果廻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

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收接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閣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况臣子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通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洵捷奏之爰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閣而如此委曲不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

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某纔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扃洞開百職之儀紀綱斯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不場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某

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體豈相公佐光帝取吳越事令上平并汾識度勲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提譏嫌易不去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某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諫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書并答喬適書爲狀辭以真意穆其高脩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意命甚高自及
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
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
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
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執濫相跡而奔靡有異塗
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
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
皆時遠名闕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
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
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

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
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溺遷染之使不得從
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
之問則曰將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
得取名于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
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
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
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
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
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竆或謂之

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
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
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
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
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
達去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
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
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窮也身達也皆本于善
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去耳而皆反乎是也
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

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
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日行
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
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
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
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
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
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
浮躁之氣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子識其歸
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

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今二卷之谷樞密范給事書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礪砥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未多聞時惟建事學千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

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洪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萬目皇皇未之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正戮之孝宣霍光繫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効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蒙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

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号字之
古者改附之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持經
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肖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
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
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
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
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賓門
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譏述質於大儒
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盟披讀載欣以非首見執
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末見

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尚敦懿規模宏廓光
元本本焯見天人明自乎誠覺先于後恤橫目之
流放勤洗心而極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勛碩生
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惕見分陰細細素
之燁奧陶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
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義昊紹丕績乎
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參
於季孟私用澡灑靈府溫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
主跋斯人之蒙潤澤奚獨吾典琴筑三年呻吟腐
唇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

省謁敢布肝鬲復千闈侍

上相府書

范

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之
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君喪越禮
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
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
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進之下可爲身名
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
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
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

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
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俟終喪而上則慮廟
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
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
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
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沉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
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
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君百辟
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
富壽峇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

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
非思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思漢之與難致興
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
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
肉歛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
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
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
不大哉然否然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
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象窮則變則通通則久非矣
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自以授於理天

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
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
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
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
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
思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
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
天下無思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
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

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乂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乂平脩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者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乎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

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乱其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

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
墮不禁播莠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
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通之興不亦難
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
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
其天下今朝廷又有擇縣令群長之議而不遂行
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
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思
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
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

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
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
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
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
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
疇賞前旣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
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
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
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
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

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
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
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
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興如此
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
生靈而行之爲 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
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郡
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
急於富貴之授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
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恐令不行爲坐鎮

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
人非錄囑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昏
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况 國家職制禁民越
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足以及物
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
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
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
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
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
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

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柰何在下一之時飾
身脩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時
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
鄭莊公何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
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
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
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人皆貫盈之夫又數
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
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

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
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一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
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
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
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
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
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宣以宣
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州老者憍者貪
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惰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
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夫舉巡守之儀而遣

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
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
之官非著顯效又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
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此此
例則天下郡政其濫辭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行
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
罷之天下幸甚仲甚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
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 兩宮之聖臨軒
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
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

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旌尚舉主宜以勸來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
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才者何哉仲淹觀天
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
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
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
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
有不稽古而祿農者不竭力而饑工多竒器以敗
度商多竒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黃蕩而不
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

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
貴由其播執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
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
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息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
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
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
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况於民
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
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
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

請如已受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度方遊則
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悌
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
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
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
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父古者兵在於民
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
代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
尚費資儲然 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
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

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甸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巡檢路分類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墮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

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

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
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
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
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
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
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
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
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
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
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

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
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
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
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
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
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又道心無
有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
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
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
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

列于郡國王風去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
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
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
亦猶不務耕而未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
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
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
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
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
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
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

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
以詩書禮樂辯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爲邦
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
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
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
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
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本器亦
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
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
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

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
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
虎噬上無廿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
旣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
有何公之語者乎願 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
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
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
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
禮以厚澆競之風 國家近年以來羔鴈弗降或
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

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訟之則百
性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興衆心知
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
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
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旣有進身之階豈無畏
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
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執能或出
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
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
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

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不乂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贊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有名之將徃徃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公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

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此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篲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生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

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
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
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
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
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
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
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
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
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
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

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
特授詔命專謀耕桑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
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劬城
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
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
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
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
之軍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
作而加意焉願相成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
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

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
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
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
代况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
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
或窮爲夜舞或起爲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
幸生靈之怨矛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
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威
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

綱紀未脩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
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
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
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盜思棄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
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
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
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
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
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

民之弊故爲之而費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旣曰左藏矣復有內藏之名者所以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憲莫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

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昏措克無馱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豐傷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

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去假塗相與匿禍
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
考課重議賞罰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
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
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
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
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
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庶序
之人塞于仕路曾未替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
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

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
恩不爲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
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惜昧四方之事
况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
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
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
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脩
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
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
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

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騷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 我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

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之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旣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効焉及其旣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 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聞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

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焉不形獨恐懼其必使修省其政明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 聖朝黜

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 兩宮二府之心 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度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 朝廷或怒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况盛明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又未能絕
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
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
五代以來諸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 皇朝
龍興典章一寬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
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
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
患於難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
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寃
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

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
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
知爲身之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
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
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貧賤之地乎
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
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
上書論興亡人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
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
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 國家天下之益不願

後之史臣取于簡冊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
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
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
之至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書

荅趙元昊書

范

仲淹

上呂相公書

范

仲淹

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謝

絳

與陳都官書

富

弼

上范司諫書

歐陽

脩

與尹司曾書

歐陽

脩

荅趙元昊書

范

仲淹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

嚮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
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
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相晉文之盛
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
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
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
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
帝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贖之禮以大王嗣守其
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

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
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 朝廷中外莫不驚
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
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
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
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
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
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
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射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
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

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

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授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

腥我天地城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
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
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
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
及歷溲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
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
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
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
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
天體清淨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

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
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
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
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
驅而來所嚮必下令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
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
歸大王者此可見自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
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
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
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

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
爰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
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
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
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
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者
幼婦女者斬過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
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君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
失多矣是大王春今皇帝坐之勢不獲而已也

仲淹又念 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專之訓夙夜
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
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志於大王耳
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
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 朝
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
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
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
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

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在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逮天下之兵使蕃邊人漢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 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

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 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 朝廷不裁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士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名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

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報國安危之計而入朝廷方屬太平喜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不既齟齬詞乃睽房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然則忤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

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己過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任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

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揚
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
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
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
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
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
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而字未鏤上緱嶺尋子
晉祠陟輾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
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
拜 真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浣始改冠服

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清秋日
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蘼蕪石壁正當人力清壯
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
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
道徑差平則輟輿以行漸崿斗甚則芒蹻以進窺
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有迤邐至八仙壇
憇三醉石徧視墨跡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
名過其實午吳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
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
下瞰羣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

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
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列名于碑陰不
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觀聖俞記
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饒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
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
廢之壞之也又尋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峯
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
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
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可堪方即舍張燭具
豐饌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帶環坐蒲引賦詩談

道間以詭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物
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
鼪鼠窮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
邑大夫來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
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
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
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
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
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
數畝水泉出焉久為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填

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徒而出之此間峰
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
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
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
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
氏店馬上粗若瘦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
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
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
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
擘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
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
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旣還府恐
稍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
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
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爲爻辭以質其事
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旨暢而辭密
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矗明白其文
章之偉歟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

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
初節迺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
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
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
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
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
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溢近淺薄
陷爲人小謂讀書不爲人專以爲己也於是以爵
位爲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爲肥身之資
而忽乎其民然有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

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千姦萬
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
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恥而不肯爲
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爲計之得己之勝吁可哀也
僕不佞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
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
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爲君者不能
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
而共之其人人旣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位
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下

之人奉以爲報也是知古之爲學者爲人不爲己也古之得位爲君與之佐者亦不爲己而爲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爲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夫爲人君者尚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爲佐者反可以爵祿梯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惡爲市販爲奴隸之所不爲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甘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于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旣才僕而

譽之又疑僕而勗之是果相知乎噫僕視富貴爲

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不處設君相

處誤

僕于位僕將

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告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真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賞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墜甌還吾貧賤著書爲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性其直如日月著于天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是

必未爲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鉤隱圖洎制器尚象論皆精絕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閩域其本不以復時一覽以紆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自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

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等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

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又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延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

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繞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精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

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
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
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
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
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
欲聞正議而樂謹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
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
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
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里不得言

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
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
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
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
頭奴出城而言還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
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
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
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

君旣曰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以作此行泂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旣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曾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曾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黎粟橘柚大筍茶笋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曾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大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曾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乎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曾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十六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

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
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
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
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
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
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
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
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竒事而詭人也幸今世用
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
怪駭也然吾輩亦自自當絕不可及前事也居閑

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
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
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
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
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
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
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
累用此戒字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
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
者然或傲逸狂辭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

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
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
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
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入繼韓文公不食肉
言華良首母亦令人當備事研慮慮不極粒天與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不書

書又與石推官書

又不答吳克秀才書

對顏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對之與西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對余答張洞書

循同上孔中丞書

石對胡介

蘇新

舜欽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云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書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

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
皆有法爲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
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
則如母母行仁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
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
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
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
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
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
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恠亦猶是矣而

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否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
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
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
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
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
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
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
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
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

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答吳克秀才書

歐陽脩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俵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惜

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說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

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
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
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
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
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
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濶然可謂善矣
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
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
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幸甚幸甚脩白

又示佩字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其脩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
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
簿於臺職最早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
政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
舉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
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
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
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
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

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
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
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
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
何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
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 太祖皇帝也
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
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
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 太祖大怒裂其奏擲

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揮笏帶間徐拾翠袖歸中書
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大悟終用二臣
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
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知是偶舉之邪
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
後已若介雖逆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辨若
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得爲
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
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
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

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
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
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
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
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
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
舉而入臺入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
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
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
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
書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
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
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
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
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旣而帥命
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
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

必審其初罪不爲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狄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諫此二人於蕃落旣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

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它事則不敢知如止此一事則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旣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爲巨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易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

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爲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曰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柰何洙叱去之洙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

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所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刑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控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控與汝共爲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控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控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控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

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然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可使反畏其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為憂

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訕於部將是某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荅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

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
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覘科第爲事若
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
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
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
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
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
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
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
也摠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

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
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摛
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
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
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
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據實有
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
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
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
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

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揚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篋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贅言徒污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

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豈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

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之意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佞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

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
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
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
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
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
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
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
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
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
始責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

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
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
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
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
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決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
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
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
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勅登崇俊良黜逐
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
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

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
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
大夫語司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
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
動朝野不四一年取顯仕令爲某官位彌高身彌
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
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
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關政國家有
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
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

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
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
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
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
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囂囂實繁幸
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
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不容君子也如
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
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
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

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
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
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
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
天下以左右吾吾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
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
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荅韓持國書

蘇轍 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
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

以盡友悌之道獨翳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子
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
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
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
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
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
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
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
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
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

支離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
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頤言語欲以傳播
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
見如避兵寇惴惴然唯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
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
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况血屬之多持
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
國又見之矣常相圍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
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
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

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
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况親也義也識也不道
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
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
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
羸馬傲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
閔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
親戚相遠而伏疇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
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
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

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
舟出盤閭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
銷憂葍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
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
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
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
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
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否哉人生內自
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
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
以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
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
嘗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
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五章云喪亂既平既安
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
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
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
別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
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華予

非躁而切咄者察之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答趙內翰書

蔡襄

答劉蒙書

馬光

與范景仁論樂書

馬光

與王介甫書

馬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

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
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
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
寔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
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
今千歲矣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觀其文物
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
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
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
以校驍鷲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

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
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
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
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
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
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
也夫纓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劔而疾
眦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
利可得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
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

茅子之負本之不知教化既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趙內翰書

蔡

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

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
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姦人巧僞百端
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
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
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斷
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而不顧
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死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
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
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
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

苟容無所自立爲貴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爲學正
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
哉足下與介踈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
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
使其箱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責
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
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
憊感歎顛倒

荅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

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効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先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夕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

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寡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日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先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先雖

竊託迹於待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
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
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
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
疎先舊而後新光得待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
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
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
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
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
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

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
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
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
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
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
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
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
來雖能行無所長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
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
若旣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

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
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
不直况已不能施而飲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
於怒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
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
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袒載而往
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
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

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
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
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
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
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
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
法非是不昔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
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
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
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

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
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
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
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夫儒甚衆曾不寤也又
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
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且
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
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
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
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

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
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
則歛其声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
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
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
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
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
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
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
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

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

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疵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先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先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

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
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
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
所謂仲呂者果右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
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
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
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
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
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欽衽服義豈欲徒爲
談談也不宣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
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
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膏同僚亦不可謂無
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諫不敢不勉若乃
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
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
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

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
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
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
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
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
邪今介甫執政始青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
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
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
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
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遠於

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
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
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
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
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
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
惡介甫之甚其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
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
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
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

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
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
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
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
爲不知禮義信死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
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惟民是虐以歛
上之歛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
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
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

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
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
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
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
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
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轍州
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
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

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蹂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

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於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遂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子懼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
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
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
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
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
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

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
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
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
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
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
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
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
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

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
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
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先言而知之矣孔子稱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怨乎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
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議事於人主前
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
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
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
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

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王寬容如此而介甫
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
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
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
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
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
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
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
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

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
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
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今介甫爲改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
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爲窮日力繼
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
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以一日得隳
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

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
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
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
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
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
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
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

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先被旨
爲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
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
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
天下其辭雖撲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
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
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
視事誠是也然當建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
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
藉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

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
戮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
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先竊爲介甫不取也先
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先竊惟居高位
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
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
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
甫爲心未肯俯從先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
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
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

或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仕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

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素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

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書

與吳相書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段縫書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賀杜相公書

上杜相公書

司馬光

范鎮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錢彥遠

曾鞏

與孫司封書

曾鞏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彝

與吳相書

司馬光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衰耗豈容復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

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志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悟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

之邪今府庫之虛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及數月
民間貨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拮据日急河北
京東淮南蠱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
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蟲蝗所
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
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因為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
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室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
敝口瘖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

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 蒙與周升降王事
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豎於方鎮以
為三窟及晉室阡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
緝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
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
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
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逢蠱蠹有毒則竊恐廟
堂之位亦未易安居 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
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
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

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
苗免後保甲市易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
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欵適鄩郢而北轅疾
驅也而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
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欵寤人主之
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
開言路者非如邕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
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所訐直者隨而
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
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

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
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
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
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
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
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郗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
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
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
利澤施于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
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先切於報德

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僕然而懼曰鎮違群公之議而下與正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者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義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為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得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

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與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賢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

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
一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
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
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
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
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
子路以正衛之天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
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
以為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得三者後可推也者是

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
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
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
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
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
也又云徑三分圓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
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圓十分三釐八
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
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圓乘九寸之長九九而
八十一也今圓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

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
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
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
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
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
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
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大常
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
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
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

也無復議也又方云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
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
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
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
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
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
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
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
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
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

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召不敢不為此譏諷也不宣鎮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

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番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異者意也幸甚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當知又恐史官不能記

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
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
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忍者以
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
常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寧欲
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拈搗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
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
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
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
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

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
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
盛位雖雉竒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
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
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
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
其忿好之心而上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
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
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
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過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荅段縫書

王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誣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俛

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文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故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有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

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
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
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
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
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
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
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耶則未嘗也凡鞏
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
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忘
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

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
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
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
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忘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况
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忘者怨
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
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
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可以為孔
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如惑於衆人亦

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筆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

安石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為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為書博矣所欲為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為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為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己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也俟試罷見過面盡

賀杜相公書

戲

彥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薦臻囂囂苦不澹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廩充實兵甲鮮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大小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為之虛已降意得人尤盛風迹逮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擲瓌裴贄挾姦竊寵樹朋黨憤思讎賢材耻之相去逃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仿陰洋拱或徇

豪傑以摠快其蘊是乃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
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
繇黃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竊之
笑網紀故事練之笑古今治亂詳之笑前此為摠
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
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能悉判白精粗
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相實社稷宗廟神靈
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謾告之
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考遠獨懼焉何也公視
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

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踈遠不遺為本朝樹太平
基業奚止縛二胡人梟藁街息飢寒百姓資弄兵
者夫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女葦當東之高閣
昔賢材顛顛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
窮且死萬一奸雄事未可究考遠懼者此也惟受
恩最深敢用常禮園引虛詞諛公小人也願因牘
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笑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
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

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掌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凱八元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天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

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王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後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王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

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
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
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人節可
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之
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
急於致天下治而當壯之時豪傑魁壘者相繼而
進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
閣下奮然自信樂海門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
以唱而助之惟恐夫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
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

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
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百職之
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洪度以
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
其議者亦眾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
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
退與之俱否嗚呼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
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
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
相者哉若筆者誠鄙且賤焉嘗從事於書而得聞

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
漢唐相伴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
議論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
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
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
明懷其道之難行之心豈湏臾忘其人哉地之相
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
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
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千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
當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
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
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
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一有地而有之為吏者
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
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
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
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
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

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也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且

獨不與此非所謂曲薪徒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因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

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
聞宗旦非獨以書陳告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
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
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
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
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
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
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
動當世邪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
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為貫穿馳騁至十數家皆

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取
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
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
指目此固一嘗今其所立亦可贖矣筆初聞其死
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
自然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
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
其家而宗旦而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
知也以其言之喜事未必皆是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
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

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頃更之聽尺
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
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
願賜還答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奔

奔皆荷二明公之息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
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
議故雖胸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
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
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

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
奔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
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
議為城之地行顧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
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四郡環是小自涇而南及岐
六舍涇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
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
之為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
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
峻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為也加之

是城不可屯軍焉既無軍焉賊至則不守也雖能
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秦惟二明公居秦居慶
皆嘗作城人尚以為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
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
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焉以守
而賊又有佗路可行是城之為無益也明矣役已
困之民為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為
岐之計也亦以謂為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為府城
郭人民比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益
酒之利與雍均船竹監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

應邊湏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
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為坦途必若邊
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岐有道
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為易
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
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
不寧閭閻問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奔掌私自思
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為自安不足備也
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為岐之備
不為不至也亦以謂為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

千能執銳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
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攻
可守也今攻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
也况為一城哉奔犇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
得其一今費功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
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為姦不可勝紀而一無所
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
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
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泛思且慮也明
公以為小攻之民以為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為
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為也關中之事所以
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為
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
事其為無益也甚著其能辦之者亦甚衆而乃無
肯言者佗事可知也奔恃賴息顧仰干聽覽願軫
思念如此言不至狂簡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
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奔下情無任惶恐傾祈
之至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書

與弟容季書

王

回

上歐陽內翰書

蘇

洵

上富相公書

蘇

洵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

襄

與王介甫書

劉

攸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

百祿

與容季書

王

回

朝作答書并五積散附沈丘人去比午方得所問
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熱出
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候耶比古人
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微欲
行其私諱於長史誠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
皆有之矣然已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
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此怒人使其
不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
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
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畏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

所司而興之爭耶與之爭則彼蓄其怒或中以他
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為故入人死
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
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
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命如惑者乃欲
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要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
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
之故於人謀為可憾也惟君子為循義而聽命故
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已而命定於天
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為

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疆交
責互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為相修其
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
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虺氣以
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
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史臨其寮屬
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
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
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史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
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
合往者天子常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
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
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
粟之材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
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
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
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
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

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如可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冒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道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相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

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歛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歆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叫呼以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痼而留之吏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

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比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

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透而

粗而欲徒乎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笑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

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喜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大直前七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何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

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君之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聞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

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其君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司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忘是二者能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

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
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
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
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
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
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
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
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鄉大
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
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

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
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
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其芥蒂於其間古之君
子與賢者在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
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
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
否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
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
以威諸呂夫絳侯本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
也故賢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

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
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
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盡治天下事失於急
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
用以致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
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
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
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
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

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
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此事此希闊
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
遂連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
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
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
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
而知者敢以為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
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貫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
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

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
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
事已著聞於時有穎州司法叅軍劉彛者其人長
於才而篤於義其政與學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
肥縣主簿孫覺者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
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第數
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
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
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
州侯官縣陳列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孝古明

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門潛心追經十
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
同縣鄭穆者明而好禮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
於爲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爲性高介
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爲文辭必
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穎者剛義孝友及冠始
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
山縣吳孜者勇於爲義少有聲律之學既而宗道
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彛烈穆襄之友人
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

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
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
也處穎汝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
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
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
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况止于一方與一州
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為
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礫珂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
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
事即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猷納補報

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
仕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
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
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
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放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帳院仲尼
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
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
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

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
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之患其急介甫
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
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
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代益澆
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
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
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
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
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

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
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
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
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
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
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
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
待辭之畢而喜笑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
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鏗裴延齡用此術
致位公相雖然一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

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嗚矢拊揚接楯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一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古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後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遊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自富百禄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是不迪而聖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為不可以已之物則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抑或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此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知陰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禄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其愚忠情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文書程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

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

十百千其間豈能事事成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且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百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

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之鬪殺劉亞之故殺溫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百祿再白而不從則再白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時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百祿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爲是百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党爲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大輕也任聰御札到後行劫

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百祿實嘗用心焉欲黜而不辨則惜聰與黨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威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之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為己任欲為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款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者之用

事者為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了之銀錘也因奔之而不殊了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党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慝則死有餘辜論其彼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為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已殺為文傷人及盜則抵辜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不謀所以本部原情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決杖遠竄粗可懲效合於克舜流宥之法殆無之疑

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三
結約欲行強盜至三日昏時而劫寧新等家賊滿
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
而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為
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
嘉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疆盜至死
並決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
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
宗皇帝 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
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為

本部擬貸任聰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
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飢
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
反求諸已而後以罪諸民賦歛重也徭役繁也誅
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寒且飢矣
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
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利殺是務則秦之刑
非不嚴烏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
言願遏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為
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

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常
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杯土陛下將何以
加法邪夫使有司者始臯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
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
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
為哉今天子諒陰未言太皇太后總聽萬事
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
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
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今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
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王無益生民乎百祿章既

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採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
紕之又從而崇峭整立峻法也豈百祿之言以人
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
時也在易山下出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
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
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
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
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
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凶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

而教之斷獄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為功也百祿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為熟視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百祿之志哉伏惟舍其戇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上梅直講書

蘇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

與章子厚書

蘇

與李方叔書

蘇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

上梅直講書

蘇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
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
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
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
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
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
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

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
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
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
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
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
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
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
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
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

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為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實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戶不可以敵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是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

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摧特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雖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瓦盜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

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瓦盜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為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孽者

願入焉是二十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推與民也其詳固已其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 陛下新御守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合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閤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

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倉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就而罷明年之春則下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必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

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愛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劾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推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寵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寵而取之正於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抗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輦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推剝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摧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

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來獨不摧河北鹽者正

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摧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祀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知往日之嗜鹹也而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

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庠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特父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

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
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
而連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
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
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
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
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場保甲而已其他猶可
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
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
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

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
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友
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
之過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
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
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
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
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

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彊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時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 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然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

曰是好著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

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歎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春初辱書尋遽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介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皆猾賊往來沂充問歎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當歎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役孟易呼至郡諭使自効以刷門

戶垢汙苟有成系當奏乞放免其弟裴願盡力
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裴栢送出境云公更
留兩月裴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柰何哉軾語裴但尽力
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尚速以相報不以遠
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裴使
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
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裴言不繆軾方
欲其始末奏陳裴所以書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
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
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建赴詔獄遂不果發今

者裴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以評治
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真因錄其告捕始末以相
示原裴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
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子
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
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
弟岳亦豪健他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裴岳類
甚衆若不收拾軀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
勸將天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
變其俗今裴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

始末時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鹽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効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猶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服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

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時挈手槍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蒙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為國自重而

蘇軾與李方叔書

蘇

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復茲秋暑起居住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貴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

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舉

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廼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款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立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龍蛇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類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

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
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之理足下但信道自
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
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
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

轍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
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
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
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
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
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
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
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
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
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
恣觀終南嵩高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

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
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
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
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
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
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
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
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
見太尉也故頭得觀賢人之光 聞一言以自壯
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
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
辱教之又幸矣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與邵不疑書

王令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與呂微仲書

張載

答橫渠張子厚書

程顥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答朱長文書

程頤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上林秀州書

陳思道

興秦游書

陳師道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與昭不疑書

王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人
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
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
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
送浩初序來者讀而駭之不知員子厚作否也雖
然子厚素有之宜員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
疑恐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
浮屠誠不可介者徃徃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爽
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
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
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
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
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父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忠之類爾子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紘借如其中萬一偶竊吾聖

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雖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俞斤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進盜跖惡來而賤季扎曰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一不得斤

浮圖以夷則孔子不得奔栢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
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圖之拂君臣父子邪
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
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
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佛室
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
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
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知物急先務也以堯

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
小功之察放飯流歃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
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
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為
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
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
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
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
擴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

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
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受官不能爭
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
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
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
為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
鑠之謂為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為器者是自然爾
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
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
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人玩其說者常

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意
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
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且
行之矣伐被善而固為我異愈肯自為之邪雖然
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為釋氏者竟
不遠人也耶謂為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
之玉信何如也

與邵不疑書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殊樞西之玉山海
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

皆水斷陸絕去其人賞千萬有餘里然一日砍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宝以易之則其得知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往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潔宇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

人久矣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令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將以竊祿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人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

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
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
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
異日閣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
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友朝夕仲冬漸
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與有順辱書惠顧欽佩加郵
兼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
脩慝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說鄙謬竊嘗

病孔子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
持不造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
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五口誠所患
日力不足而未果它爲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
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
所逮泐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
遂厭苦求免可謂知手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
乎夫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竟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
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
道可平倍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
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
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
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
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
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
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亦察庶物
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
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
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
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
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
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冀開諭傾俟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

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
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

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
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
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
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及天地之常以
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
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馬苟規規於外
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
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

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

以有爲爲應迹

物一件

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

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
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罪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登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
物之常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哀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

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
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
拙於文辭又吏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吾守報然舉
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
之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
欽服欽服子弟言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

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
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
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
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
輕財而重民擢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
時得立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
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
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
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
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
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捐奉勸勿多作詩文而
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
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
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手善也苟不如是誠懼及
世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未宜兄之見貴也使吾日聞
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
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
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

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
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
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
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
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
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
文章為先乎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靡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
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
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

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
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
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
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
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
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
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屬中
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
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

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
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
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錫其自力勞其心智
雖使時中亦古入所謂憶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
紙遺書一下有復故言無次序段下有辭過
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語

謝人求哀辭書

林不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
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得驂而弔其亦苟也希

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
辭其特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
足以辱命入本京籍書

賦吳野上林秀州書示下三心外而詩陳 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子大夫鄉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
其名贄以郊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
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
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為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
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道名名者先王所
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

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
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為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
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禮也莫重於自盡故祭主
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
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
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恭簡則野
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
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
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
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

存而俗變猶市自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
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
循以為嘗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
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
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
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
以自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衣至矣然日與秦少游書 陳盡好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
此豈侯嘗欺之邪公鄉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
後順下風以成功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
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毋守
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生平之書公雖
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
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
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
中東歸師道當御疑段棄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
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尚書鄭公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急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事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師送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慶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四边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勞苦乏害後有鄉邑親友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烏窮則攫戩穹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

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怨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揖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難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立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

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
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
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
道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歷以來耳目所及
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
海虜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
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
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王論張海行半天下所
潰壞守令或走或莫敢支悟至出衛軍用邊將而
官軍所至甚於盜賤民至今談之從者之亂皆有

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
以爲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
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
山夜渴乏旣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
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上衆而坐之卒少年十
輩而下偏給坐者且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
於是願數千人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
以酒豕犒從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
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
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

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
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戩之穿檻
其可矢乎一矢則不復斫不可續復不可收損不
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
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師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
責不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
增則常也尚何然者往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
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之來
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
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

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
短於攻而不能久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
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
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
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疆數大入纔破塞門金
湯兩城而以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
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
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策
不已則兵不得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取
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之故謂斷其

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命其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下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劾廣地四百里

則宥在其腹然不去得有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他才可種喬豆且多積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次爾銀州州惟柴胡簫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從民則暮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難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叢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

能爭其急所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道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旣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豪姦使不得發柰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時起一切如意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范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

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恙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患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盍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盜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已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上蘇公書

陳師道

散從遷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作
惟方託庇賴復爾違闕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
從時莫之其樂命書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
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
未未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為別至其
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
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

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嘗耳
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
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
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久知
誠如來示之人固未易之中又有甚難難范文正
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
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耳所謂腹心之臣
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心故王氏之得禍大禍也
聞徂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之無棄

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盍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不而負豈負不負耶未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之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丞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剝文廣徽事聞之未以為然竊

謂閣下心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去不可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頌州言之可也今為楊守而與頌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常言之而不置耶取勝之道也言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意耶徒使咕咕者以之為多事耳常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

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夾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羈弱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郊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憤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民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

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必曰可畏之况今人乎又念往昔常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竊有疑焉設我爲貴乎茲謬矣如我之所居人以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爲賤亦常以自賤也茲因不足多曉惟是問能來益深故遽然問命已未勿知攸濟常思之當少壯之時常爲世俗之學以亦爲世俗之事矣苦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聖賢之書參味先生長

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取轍剡心
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
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罵繼之以涕淚悲自矢泣而
何及哉又念無然不誰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
以報之方日用隕穫反覆于心無可柰何尚有一
話可以爲下執獻者人皆蜀人之事昔予爲童子
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常听師
中講道事乃去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
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爲不少
也求之吏事惟何至從陳公弱二人而已小子不

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爲何語也
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時是文忠歐陽
公司溫馬公王荊公爲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
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
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過得文
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
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
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惜貶官夷陵彼非
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有無
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

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舍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固可知也當時誓心曰自爾過似天自爾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至今語四紀未常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常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講說亦必自任更能或問之乃曰我與歐陽公陳公弼處學求然師中了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

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爲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茲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學道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隅幸亡以考陋爲忽非唯左右之爲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論事書

吳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執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誠爲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奔江東

今之應進士諸科舉者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可以不敷遺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南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遇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閤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閤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常見閤下以詭隨取笑為為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

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於誦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如一今誦死之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者物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復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與未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舉果不賢耶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閤下之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者也苟得賢者盡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之

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惟之恐在後未聞有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人善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之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閤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

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主人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閤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閤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閤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勤閤下使之為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豐

稷

上張虞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薄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之遷善雖至薄可使既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

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力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求端而常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之見向之官於毫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副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買至語也南陽劉勰常論文章之難亡意翻空而亦奇文微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宗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如好作奇語故後文章病但當以理主理得而辭順文自然出羣故卒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

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常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亡但孰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尔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李習之近之世陽歐永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未極其趣誠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岷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嶷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陂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浦元禮來告行車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畧之

荅李推官書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徃徃已有所到也來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

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來平居飲酒笑語
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賦
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妾以來爲之文謬爲恭敬
若讀教者乎欲特納而貪於外玩勢不可得捨雖
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
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竒矣捐去字文常體力爲
壞竒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
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
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
能竒哉能文者固不能以竒爲主也夫聞何爲而

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
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言益工因其言而工而
理益明事以在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
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
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
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
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
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
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
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之文而不

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常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
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
呂梁於於江湖而納之海其書爲淪連鼓爲濤波
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
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
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
夜激之歆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
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句語讀爲奇
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

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
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
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
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
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其章反覆咀
嚼卒亦無有比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
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夫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
言質悞而不省也

陳天師錫

與陳瑩中書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爲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

李君至辱手書伏聞詞官東去格如也繼衛守急
足回又得所惠荅書取起居冲勝甚以爲慰蒙示
目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
鑒然其言數與齟者盡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
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
聞奉免儻以爲言當有裨助所謂尊私史而壓宗
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爲人賣不當進日錄以爲國
史之證也公知其爲私史耳而不知其爲誣僞之書
也公孰閱之當盡見其誣僞公見誣僞之書也不
知其爲誣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誣謗真昔者

見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此書作臨終命門人
焚之卞焚他書以紿公公歿卞遂橫縱撰造恣逞
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爲異日自便之計有知
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
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
事豈持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
天之憤實有望吾友也言吾友謂安石聖人之也
與伊尹同伴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効時應舉
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訖至
於立朝行已則是是非非烏私也春秋孔子乎之

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
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者秋之發也安石
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駁雖天子北而問面
焉與之迭爲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
面堯之爲君名此北面舜之爲臣自古未有君而
北面者安石以性今道德爲說乃爲君可北面與
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
失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
建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
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

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爲更張鮮不召
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
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
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白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
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
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
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
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
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

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用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今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於祖宗時如何廉恥之廢立於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无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盡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同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材之功此何言之弊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奧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矣而未盡也何所輒以

此流聞此事匪易辨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護其真
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言居善
地不足憂惱師錫編排舊錄疏早晚必有行遣次
無輕怒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道人附此
書幸爲秘之勿重其罪也

答李景夏書

鮑

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
擔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
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
到官亦已暮年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

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其
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
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
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銅
獨無媿取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
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
皆不急然筦庫行獄率兼領之尚號為煩碎欽止
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
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
銳始者以必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蓋而是而

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
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然
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兔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爲
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
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權銖兩惟恐無贏餘以
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爲職欽止私
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
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
拜受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爲尤甚平居接盃酒出
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爲道義陰

爲勢利尚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
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
相戒此前脩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
詩曰中心藏之何以忘之敬誦此章以爲左右之
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文

謝祭酒司業書

周書行己

古之爲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
使分爲之未嘗誌認致疑焉於其人蓋先之以庠
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
上亂作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

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記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爲竊且亂也後世之爲教者異人是以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摧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爲迂闊不切之務而并心於得喪寵辱以爲實有嗚呼胡爲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路而孟子以

爲舜與路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爲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爲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路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美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路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己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爲如此是以平居

不忍一日僥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
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須斯有不慊於心之餒
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此者何國
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
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己嘗
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間而
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越去
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
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己者抑
河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
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
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己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
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

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
人論天人之情微窺機變之源本者蓋及乎此矣
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
存平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
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
者雖工必拙蹇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

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福愈久而愈傳周
召衛畢身致太平者輔四世蓋數十年多其子孫
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
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廟之嚴而身
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
名公鄉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
榮王導晉當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
敦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
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
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

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
季世賢者也德裕以暮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
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問蓋多
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偕此
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貴富最久至今
為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固召
衛畢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
妄發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
復於人屈折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澤于遠邇
天下歌之人仰其惠故蒙讒毀而譽不替遭時變

而身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
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
費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其後快於我不顧將以
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爲仇無近民之政使天
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不
勝然載則福禍成敗未有致之非獨天命果不
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滕之言廟堂
諭事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
忠也士大夫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
事周旋獎激如謀私已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

時州郡間黃緣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
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目
益彙道日益光而明日益美故執事逐相今天子
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
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士
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
無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爲
和氣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
外及四夷皆知仰執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
吾有君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

相之術于以求富貴建功業而貽子孫豈
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人辜諸孤也奔走於衣
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違而身日益不偶
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王公大人之
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明足
以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俯
伏待罪之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